

中篇小說集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中 篇 小 说 集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

中 篇 小 说 集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61,000字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300,000

书号10168·118 定价0.63元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目 次

一、小铁头夺马记	蔡维才(1)
二、小闯	丹 江(99)
三、龙泽	王 兰(205)
编后记	(407)



小铁头夺马记

目 录

一	“骑兵迷”	3
二	老村长夸小铁头	9
三	夺马	15
四	“黄蒺藜，帮个忙！”	21
五	大李村中	24
六	闯过路卡子	27
七	河水滔滔	31
八	沙岗立功	35
九	小骑兵	39
十	红绒球	44
十一	血泪仇	49
十二	飞呀，飞呀，飞呀	55
十三	“咱铁头能行！”	64
十四	追！	70
十五	场院里的一课	77
十六	“把马刀磨得快快的！”	85
十七	迎着隆隆的炮声	90

一 “骑 兵 迷”

老高老高的天空里，灿烂的群星眨巴着眼睛。秋末的大北风，放开老粗嗓子，吼叫得挺猛，越叫越上劲，叫得满处呜呜山响，吹得窗户纸“呼哒呼哒”的象拉风箱，掀得房檐瓦一动一动的象一张张蛤蟆嘴，摇得杨柳树不停地晃脑袋。昨夜被民兵破坏得象一截截烂蛇似的沙河公路上，扬起阵阵黄旋风。

这时，在望远跑死马的冀南平原上，在沙河区刘家屯丁字街北，那墙上大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座土坯房里，棉油灯光通亮。窗户纸透气的地方，挤进来发丝般的风，吹得灯苗儿忽闪忽闪。灯光下，只见有个双眼皮、大眼睛、圆脸盘、薄嘴唇，年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趴在方炕桌上，正认真地抄写他白天编的“街头诗”。他边抄写边念给正往鞋帮里绣着“抗日光荣”四个红字的娘听：

儿童团，
儿童团，
抗日工作走在前，
送信、放哨查汉奸，
拥军优属最当先。
村长说我“好孩子”，

八路夸我“小模范”……

小家伙挥舞着右手，晃着满头黑发的脑袋瓜，高兴地圆瞪着明亮的眼睛，念得挺上劲，念了一段又一段：

八路军，
子弟兵团，
端岗楼，
拔据点，
到处开展游击战，
打得鬼子心胆寒……

他刚念完，娘用牙咬断红线头，把小绣花针别在胸前的蓝袄襟上，满意地对孩子说：“铁头！我听着你念的这些都在理。好，我也绣完啦，你快钻被窝吧！早睡早起，明早好赶路，给王连长把这双大脚鞋送去。”

小铁头一听娘说“绣完啦”，眨巴眨巴眼睛，高兴得把一双大眼笑成一条线，撂下小楷毛笔，说声：“娘！我看看！”也没等娘点头同意，说着就从娘手里夺过两只大新鞋来，歪着脑瓜，睁亮大眼，左瞅瞅，右瞄瞄，捏捏鞋帮，摸摸鞋脸，锤锤底子，好象对这针线活儿挺懂眼似的。当他看见那绣在鞋帮里的、他自己亲手写的“抗日光荣”四个红字时，禁不住眉开眼笑。他在娘面前一伸大拇指，晃着脑袋连声夸奖娘说：“绣得好！绣得好！给你这妇救会员记一功！”也没得到娘允许，又说：“嗨，棒！我先试巴试巴。”说着，笑眯着眼，往脚丫上各套上一只大新鞋，脚尖使劲往前顶着，用力甩开双手，面向前方，两眼神采

焕发，精神抖擞地在炕上转着圈子，“踢踏踏啦”地走起齐步来，走了一圈又一圈，边走边喊着口号：“一、二、三、四！”“抗——日——到——底！”转了几圈，他一伸手从窗台上拿起扫炕条帚来，右手高举，身向前倾，向下稍蹲，拉开骑马架势，怒目向前方，响亮地喊着战斗口令：“目标——正前方！鬼子一个中队。一排向左，二排向右，三排居中，号兵吹冲锋号！……哒哒嘀嘀，嘀嘀哒——同志们冲啊！杀！杀！杀！”

娘在一旁看着铁头模仿骑兵打冲锋的那个活灵活现劲，打心眼里喜欢，禁不住笑得闭不拢嘴，说：“咦！你这个孩子呀，我看快成了‘骑兵迷’啦！咱军区骑兵连回回来，回回教你骑高头大马。李指导员教，王连长教，号兵小刘教，掌勺的老王也教，可说正格的，也不知你真学会了几套路数！让你骑上大马，能跑个十里二十里的么？”

铁头一听娘问他学骑马的事儿，比过年让他穿新鞋放炮仗还高兴哩，霎时更来了精神。他眨巴眨巴着大眼，煞有介事地用双手卷成个“喇叭筒”，压着嗓门说：“咱铁头向您妇救会会员报告：泰山不是垒的，火车不是推的，景州的石狮子不是吹的。这几年，咱铁头跟着军区骑兵连很学了几手马上功夫，不论骑中国马还是骑鬼子大洋马，‘噌’的骑上去，眨眼一溜烟，穿林一阵风，过河一条龙。叫马停，它不敢朝前迈半步；叫马卧倒，它立刻跪下。……娘！还有，咱还学了一手更拿手的呢！”说到这儿，铁头笑了笑，扫了他娘一眼，突然断了弦，对正听得出神的娘卖了个关子说：“娘！你猜，我最拿手的戏是什么？”接着又补上一句说：“嗯，可只许猜三遍，猜多了猜着也不算数。”

娘用左手抿着黑亮的剪发头，笑着说：“咦，你这孩子呀！说的正上劲哩，怎么又攥起拳头破开迷啦？叫俺猜，俺猜不着，你快给娘往下讲吧，哎！”

“不，不，娘得猜！娘得猜！只准猜三遍。”铁头歪着小脑瓜，撅着小嘴巴，一本正经地说。

“咦！长得谷子地里都快藏不住你啦，还脱不了鼻涕没干的孩子气。好，好，俺试巴着猜，俺就猜。”娘笑着杵了铁头一手指头，仰了仰黑里透红的圆脸，试探着猜起来：“是不是马跑着，你能在马上立起来？”

“不对！不兴带问的。好，猜了一次啦！”

“在马上闭着眼能跑一阵子？”

“也不对。好，猜了两次啦！还有一次。”

“要不就是学会了在马上吹铜号？”

“不对，更不对。好好，整三次了。没猜着，不准往下猜啦！”铁头拍着手，晃着脑瓜，高兴地笑着说。

“光攥着拳叫俺猜，俺猜不着，怪闷人的。快说给俺听听！”

“嗯，好，我接着讲。娘！我的拿手好戏呀，就是骑光板马：不配鞍，不挂蹬。‘噌！’抓住马鬃，一个旋脚飞上去，双手勒紧鬃，伏下身子，脚夹紧马背，照样‘噌噌噌’飞跑一溜烟！王连长骑的那匹鬼子大佐的黑乌头大洋马，我就骑着演习过好多回。娘！就这样，你看我，我一咬牙，嗯——一个旋脚飞上去，缰绳一提，命令大洋马：‘开路大大的！’嗨！你看吧，大洋马立刻飞起四个大蹄子，‘夸夸夸夸’飞跑起来呀，象支箭，耳边呼呼风响，穿云入雾，要多带劲有多带劲……”铁头连说

带比划，一打开他学骑马的话匣子呀，就象匹在平地里脱缰的马，一刹半时的想拢也拢不住。

过了有吸袋烟的工夫，等铁头把他自己学骑马那最拿手的戏段子念叨完了，娘才点了点头，认真地说：“噢！是啊，俺知道，反正当咱八路的净是能耐人，你这套骑马的本事也是跟着咱骑兵连李指导员、王连长学的。好多好多抡铁锤的、抓锄杠把的人，一当上毛主席的八路军呀就长出息，就学会好多真本事，懂得好多大学问。”说罢，她把两只大新鞋从铁头手里要过来，用块蓝印花布包好，再三催促着铁头说：“铁头，快睡吧，哎！老村长说，咱军区骑兵连住在沙河西的边家庄，离咱这十啦里地呢！明天你得走阵子呢！早睡早起，快睡吧，哎！”

“嗯，娘！俺这就睡。”铁头说着，随手收拾起炕桌上的作文本子、狼毫小楷笔和墨盒子，然后拉正打着一块方补丁的蓝枕头，刚要躺下，忽然，他眼珠一转，高兴地想起一件事来，闪着兴奋的眼神，双手捧着嘴，亲切地小声向娘要求说：“娘！娘！我对你说，等下次分区修械所路过咱村时，你可得想法儿把俺爹留下多住两天，叫爹给我打一把世界上最快的马刀，娘你就给我做一双鞋——叫千里鞋，不！叫万里鞋！我呢，我夺匹大洋马骑上。嗨嗨！咱铁头举起爹打的削铁如泥的刀，穿上娘做的万里鞋，打！快马一溜烟，我就去参加咱八路军骑兵连——骑兵营——骑兵团——骑兵旅——骑兵师——骑兵军——骑兵……反正咱骑兵越壮大越多，多得老鼻子啦，数都数不清。冲锋号‘哒哒嗒’一响，我马刀一亮，哟！向着鬼子汉奸们的头上就杀！杀！杀！象切西瓜！……李指导员教我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咱铁头

坚决听从命令。咱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到北，咱就打到北；指到南，咱就打到南；指到哪咱铁头就打到那！就象李指导员常对我讲过的那样，在咱们中国，凡是有洋鬼子法西斯侵占着的地方，凡是有反动派霸占着的地方，咱们都要用马刀夺回来！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四万万五千万齐心抗战的同胞，我们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打得挺了腿！也一定能把欺侮咱们中国的大白鼻子们轰出中国去！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让老百姓都能吃上安生饭。还有，李指导员说，将来还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呢！……娘，你想想看，好吧？”铁头微笑着，象小时候吃奶时一样地细瞅着娘的脸色，等着娘回答。

娘听得挺出神，用右手向上撩了撩一缕遮眼的黑发，微笑着爽快地说：“噢，孩子！你说的这些都很在理，我听着挺顺心。要是咱中国一步步地那么办了，那敢情好！说到你想当骑兵的事儿，你对我少说也念叨过八百遍啦。行，等你这个‘骑兵迷’能跨马舞刀了就去当骑兵，你父子都当八路我赞成，咱妇救会员不拉儿子的后腿。”

铁头听完娘讲的话，一时激动得不知说啥好，只是抓着娘抚摸自己头顶的那只温暖的大手，说：“娘！你真好！你真好！你是个进步的娘！”

不大一会儿，铁头握着娘的双手进入了睡乡。

二 老村长夸小铁头

“嘭嘭，嘭嘭嘭……”

铁头娘听到敲门声，把睡熟的铁头的双手轻轻平放到被窝里，掖好粗布被头，然后轻手轻脚地下了炕，走出屋子去开大门。不一会，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人，前脚跟后脚的随着铁头娘走了进来。这人中等个，紫红的脸盘，显得沉着、稳重。他就是这屯的抗日村长，又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这老村长进屋一看铁头仰脸睡得正香，便悄悄地坐在炕沿帮上，把带来的一个小布包放在炕席一边，剝锅子旱烟，吸着，小声地问坐在对面的铁头娘说：“他嫂子，鞋纳好啦？铁头明早动身？”

铁头娘爽快地说：“老村长，都预备好啦！这次给王连长做的大脚鞋已包巴好了，天蒙蒙亮就叫铁头动身，早走早到。”

老村长听后点了点头，啞啦啞啦的吸了两口旱烟，摸了摸炕头上蓝印花布包里给王连长的大脚鞋说：“他嫂子，王连长个子高，脚也大，选双合脚的鞋挺难，不是有的鞋小，就是有的鞋短肥，卡脚卡得厉害。穿着那样的鞋打仗怎么行？！这次又亏你赶忙做了一双。”吸了口烟，老村长又挂心地问：“他嫂子，也没个鞋样，不知你做的这双鞋合不合脚？”

铁头娘微笑着，满有把握地说：“老村长！这个你把心放到肚里好了，保准合脚。”

“噢——！还没穿上试试，怎能保准？！”老村长微笑着说。

“哎，老村长你知道，我是王连长的老房东啦！他在院里走过的脚印就是鞋样。我是按照他的脚印尺寸做的，所以我敢说保准。”铁头娘乐呵呵地说。

“啊，原来是这样！那真保准！真保准！嗨，我这老脑筋就是转的慢，真没你这年青的妇教会员想的细，做活又快当。好，开全村大会时第一个表扬你！”老村长拍着头顶微笑着说。

铁头娘说：“这是应该做的嘛，有什么好表扬的？！”她歇了口气又说：“老村长！铁头明早上路，你看对他还有么嘱咐的？我叫醒他起来听听。”

老村长再三摆手势，不让喊醒铁头，说：“他嫂子，我没成筐成箩的话对孩子念叨的啦，要不是碰巧明头晌得把住在咱村的三个彩号送往分区卫生所，我准会和铁头搭伴去咱军区骑兵连一趟。这回呀，有咱儿童团的铁头代表了就行啦！这对铁头也是个锻炼机会，让铁头往远处飞飞，撞咄撞咄，翅膀硬实些。叫铁头向李指导员、王连长说说咱刘家屯的乡亲们祝贺骑兵连接二连三打胜仗的心意。他嫂子！军区骑兵连这一过来呀，独立团、县大队、区中队，各村上万的民兵一齐配合，哗啦啦，象刮暴风一样，一夜工夫就拔除了十啦个‘钉子’。哈哈，这一下子，咱这儿由‘拉锯区’就变成根据地了，再等拿下沙河镇据点来，铲除了佐藤、斜楞眼，咱敲大鼓，筛大锣，扭秧歌，舞狮子，踩高跷，全区七十八村一块开庆胜大会！”老村长吸了一大口烟，提高嗓门高兴地接着说：“他嫂子！按阳历说，现在是一九四四年秋天尽头。上个月我听骑兵连李指导员和县里宋书记说过，世界法西斯头子德国，还有意大利，就

象被敲断脊梁骨的狼，离着放挺死尸的日子不远了。现在，咱中国呢，打得更是呱呱叫！鬼子汉奸队，被咱们的大救星毛主席指挥的千千万万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军区、边区揍得懵头转向，顾头顾不了尾，拆了东墙补不上西墙；特别是现在，拔了‘钉子’它安不上，你再看眼下鬼子还能强抽出拨子人来下乡‘扫荡’呀，‘讨伐’呀，抓人抢东西呀，可那是赌棍输红了眼，把家底都端出来押上，沙锅捣蒜——一锤子买卖的做法，并不能说明它是真撑劲，只能说它是更象疯狗，临挺腿前打着滚狂咬几口，弹蹬几下子。用咱庄稼人的话说：小鬼子就象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跹头了！今后，就听咱们的部队老打胜仗的好消息吧！”说到这，老村长又巴咂巴咂地吮着玉石烟嘴，吸了吸，哎，烟锅不冒火星了，灭了，只好又剜上一锅子碎烟末，挪到灯火，吸着了，然后用手指指酣睡着的铁头，认真地对铁头娘说：“他嫂子，甭叫醒铁头啦，明早你可别忘告诉他，叫他对李指导员、王连长说，明头晌咱一准把骑兵李大个他们三个彩号送分区卫生所。听说卫生所新弄来了治枪伤的西药，上到伤口上，几天就长出肉芽，管保好得快，叫指导员、连长和同志们放心。就捎这个口信，让铁头想着捎到就行啦。”待铁头娘刚点了下头，老村长又指指炕席上他带来的小布包说：“这是一包辣椒面，东胡同张木匠大爷专门预备的，叫铁头带着。李指导员、王连长和骑兵连的同志们都爱吃辣椒熬白菜。”

铁头娘听罢老村长的话，微笑着点点头说：“好吧，我把老村长说的这些，明早起对铁头念叨念叨，叫铁头听了也高兴高兴。让他按老村长说的去办好了。辣椒面和新鞋包在一个包里吧，铁头好提着走。”

过了会，两人又说叨了阵子秋收完耩麦子时，动员群众帮助抗属种麦，动员妇女参加“拥军优属”的事。老村长生怕震醒了熟睡的铁头，在屋地上轻轻磕掉了发白的烟灰，把竹烟杆装到黑粗布烟盒包里，说了声：“等铁头回来听好信吧！”就要动身告别，可铁头娘生怕铁头完不成任务，担心地说：“老村长！你看铁头孩儿孩气的，他能办好托给他的这几档子事吗？”

老村长停住脚，站住，回过头来，闪着信赖的眼神微笑着说：“他嫂子！咱们铁头是毛主席、八路军教出来的好后生，是四村八乡都知名的呱呱叫的儿童团员。前年，用猪骨头引出刘财主家欺咬穷人的大黑狗，一块窝头加红矾把恶狗送回老家的是铁头；去年，盘查住一个漏过三村岗哨，装卖熏鸡的汉奸探子刘白彦的是铁头；今年伏天，一路上骗过鬼子汉奸，把信送到县大队的是铁头。他嫂子！话扯的长一点，铁头这棵苗呀，是你在苦水里把他拉巴大的，可也是四邻八舍眼看着他一天天摔打出来的。树苗长成材真不易呀！在往年那些三天两头掀不开锅的日子里，十冬腊月，我见铁头背着柴禾篓子的小手冻得满是血口子；三伏天，我见铁头扛着草捆，脚丫子走过的路上染着蒺藜扎破的血，令人看着，心，真象被青杏加猪胆汤泡着的一样啊！那年月，没咱穷人半点站脚、说话的地方。雷声隆隆响千里，自从大救星毛主席派来了八路军开辟咱冀南区，大人吐出辈辈受的财主的窝憋气，小孩们也见了青天啦！特别是咱铁头，自从和常来常往的区中队、县大队、分区独立团、军区骑兵连缠磨，啦呱得熟和以来，简直成了抗日的‘老积极’，成了没穿‘二尺半’的小八路啦！别看铁头人小，